

珍品

名人笔丛书

聊侃鬼与神

曾煜 编



名人笔丛书（辛）

聊侃鬼与神

曾 煜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名人笔丛书

——聊侃鬼与神

曾煜编

贾淑文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4印张 2700000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册

ISBN 7-206-02543-9

I·120 定价:全八册150.00元

出版说明

本丛书从二十世纪中华浩瀚文海中，精选中华名家巨擘的佳构杰作，妙笔精华汇为一帙。其内容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蚊蝇之微，举凡名人的涉笔成趣之作，诸如写山水名胜、宠物雅品、读书之乐、名人趣事、烟酒茶食、鬼鬼神神、幽默调侃之精品，尽收其中，其可谓：篇篇绝妙好辞，字字玃珠华美！

●人有我有，人无我有。本丛书对二十世纪中华名人名作、妙笔精华，收罗最广，编选最精。如当年林语堂几大弟子之作，一些文名不让林语堂、梁实秋等人而至今鲜为人知的名人名作，皆可在本丛书中一睹风采。

●体例得当，规模宏大。首推八卷，编排新奇，且每卷皆在二十万字左右，既精致又雅重，改变了近年很多散文小品薄薄一册的旧貌。

可枕畔夜读，闲暇翻看；可馈赠亲朋，高雅庄重；可藏之名山，传之后代；可养性怡情，增添品位。

可为有志于散文小品创作者提供最佳范本，亦可满足世纪末的中国人回首往事的怀旧情绪。

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学宝库，是二十世纪中华文化名人智慧的流露。是精品，更是经典。

《名人笔》丛书八卷共收有 100 多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名

篇散文。其中主要的名作家有：

鲁 迅	林语堂	朱自清	梁启超	张爱玲	李健吾
贾平凹	李大钊	老 舍	方令孺	端木蕻良	
陈独秀	徐懋庸	徐蔚南	周作人	海 戈	叶圣陶
杨 朔	胡 适	周楞伽	许钦文	秦 牧	陈西滢
储安平	柯 灵	徐志摩	廖沫沙	周犁庵	丰子恺
茅 盾	俞平伯	钱歌川	郑振铎	郁达夫	臧克家
刘白羽	梁实秋	许地山	陈子展	沈从文	文载道
谢冰莹	碧 野	庐 隐	曹聚仁	吴伯萧	郭沫若
夏巧尊	施蛰存	李广田	沙 汀	钱钟书	刘海粟
冰 心	聂绀弩	王礼锡	秋 翁	文洁若	梁遇春
陈从周	周瘦鹃	沈启无	柳无忌	朱 湘	罗念生
钟敬文	孙 犁	陈衡哲	缪崇群	章克标	文载道
林 庚	苏雪林	林徽音	邵洵美	吴组缃	靳 以
赵景深	吴秋山	马子华	阿 英	张秀亚	唐 弢
王任叔	夏 衍	吴 晗	苏 青	王了一	徐 汧
谢六逸	王鲁彦	陈西滢	叶灵凤	台静农	祝秀侠
马国亮	陆侃如	潘序祖	老 向		

1.《且说中国人》

本辑收五四以来鲁迅、胡适、林语堂等三十余位文学文化大师的杂感、随笔和杂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抨击中国人的弱点，揭示中国人性格，描画中国人形象，是对二十世纪中国人的传神写照。文笔或庄重，或辛辣，或委婉，或幽默，或庄谐杂出，或沉痛评说，千姿百态中，却皆显现出一颗拳拳赤子之心……

2. 幽默人生语

幽默是智慧的象征，是春日里会心的微笑。中国现代散文

史，曾出现一批智商极高的幽默大师，他们多以生花妙笔，笑说人间百态，从种种人生情状中发现可笑可乐之事，妙语连珠，词采风趣，读之令人忘忧，令人喷饭，令人会心一笑或乐不可支，如参禅悟道一样进入妙不可言的境界！

3.《雪夜话读书》

“雪夜闭门读禁书”向被视为读书人最大乐趣。本书精选文化名人大师近百篇美文，看他们各以生花妙笔，谈读书札记，读书的习惯、方法与乐趣，爱书、买书、卖书乃至晒书焚书的苦乐，书林、书话及中外著名书店的种种轶闻趣事，从书里到书外，娓娓述说中，包含有人间百态，人生甘苦。

4.《山水名胜游》

俗话说看风景不如听风景，听风景不如读风景。本书中的几十位名人大家，足迹遍布海内外，一生好入名山游，乘兴游尽山水名胜之后，复以生花生色之笔，将人间美景移在纸上，令读者在品味其游记美文的同时，亦足不出户而能遍游天下，一举两得，美不胜收。且名人之笔往往为山水增色，读这类游记，比亲游山水名胜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5.《烟酒茶食趣》

烟酒茶食为人生四乐，不论伟人平民皆难以在割舍。本书作者皆为文人名人，更与烟酒茶食为友为兄，且比常人更能体味品尝出其中之味之趣。看他们谈烟之趣，酒之味，茶之品，食之美，人生之乐，尽在其中，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6.《宠物雅品迷》

玩物养性，品赏寄情，都是名士风流。本书的几十篇美文妙文，谈花鸟虫鱼，古玩字画，儿时玩具，乡间野趣，字字有味，笔笔有情，且品味高雅，见识超俗，读之令人留连忘返，不知老之将至！

7.《名人轶事录》

近现代中国的风云际会，涌现出多少文化名人、怪人和狂人，留下多少千古风流轶事。本书中的几十位作者，亦是这时代的名流名人，各以其亲历亲睹，趣说与他们同时代的名人的轶事奇事，龚自珍的好色，辜鸿铭的辫子，弘一法师的出家，徐志摩的奇死……，五光十色，林林总总，情趣盎然，目不暇接。是野史，是笔记，是史海钩沉，更是记人记事的散文精品。

8.《聊侃鬼与神》

人间本无鬼，但为何古往今来人多乐谈之？本书中的文化名人，生在现代，懂得科学，明知无鬼，却乐于谈鬼说神，此无它，不过借鬼神以谈人生，以谈文化，在对鬼神的叙说中透出是浓浓的人间情怀。几十篇小品文章，皆属妙笔生花的“姑妄言之”，我们正乐得权把它当作美文欣赏，“姑妄读之”，皆大欢喜，岂有他哉！

目 录

- 送灶日漫笔 鲁 迅 (1)
- 捣鬼心传 鲁 迅 (5)
- 谈鬼论 周作人 (8)
- 说鬼 周作人 (17)
- 鬼的生长 周作人 (22)
- 无鬼论 周作人 (28)
- 鬼念佛 周作人 (30)
- 我们的敌人 周作人 (34)
- 从拜神到无神 胡 适 (37)
- 鬼话连篇有序 李金发 (48)
- 谈鬼者的哀悲 陈子展 (55)
- 鬼赞 许地山 (58)
- 说鬼 林 庚 (61)
- 鬼的生活 曹聚仁 (64)

鬼的箭垛	曹聚仁 (68)
谈迷信之类	茅盾 (73)
谈鬼	汪霞庵 (77)
谈鬼	曙山 (82)
鬼话	施蛰存 (86)
鬼与狐	老舍 (90)
白昼见鬼	
——半间楼闲话	薰宇 (94)
迷信	
——瓮牖剩墨之八	王了一 (97)
鬼学丛谈	种因 (104)
拾翠窠鬼话	何芳洲 (111)
我为什么要谈鬼	赛季常 (116)
谈鬼篇	周黎庵 (122)
神的灭亡	靳以 (127)
从神案前站起来	蓝翎 (129)
漫谈鬼神观念的枷锁	秦牧 (135)
人和鬼	吴晗 (140)
再谈人和鬼	吴晗 (144)
神·鬼·人	
——戏场偶拾	柯灵 (148)
有鬼无害论	廖沫沙 (158)
话中有鬼	朱自清 (162)
怕鬼的“雅谑”	廖沫沙 (166)
略谈鬼故事	曾迭 (169)

鬼故事	邵洵美 (175)
说神	陈白尘 (181)
话鬼	陈白尘 (184)
无常	鲁 迅 (187)
女吊	鲁 迅 (195)
司饭之神	予 且 (202)
土地和灶君	唐 弢 (207)
谈狐仙	唐 弢 (208)
中国的神统	金克木 (210)
元帅菩萨	丰子恺 (213)
花木的神话	周瘦鹃 (216)
花煞	周作人 (219)
疟鬼	周作人 (225)
美丽的吊死鬼	许钦文 (227)
水母	汪曾祺 (231)
鬼	梁实秋 (237)
北国观鬼记	林 乃 (241)
鬼与女性	马子华 (244)
谈闹鬼	王正心 (252)
鬼兵	欧劲锋 (257)
孤魂野鬼	袁八郎 (263)
鬼	曹孟父 (272)
闹鬼的屋子	一 文 (284)
手的消失	林徽音 (288)
如是我闻	毕树棠 (292)

邻家的鬼	章克标 (305)
鬼之种种	灵 丝 (308)
上海鬼语	徐蔚南 (312)
乡人说鬼	老 向 (317)
德国老教授谈鬼	陈 铨 (322)
一篇传遍欧洲的鬼故事	赵景深 (334)
闻鬼	邵洵美 (339)
一个女人	陆隐我 (344)
邪乎	秦 臻 (349)
蕉窗谈鬼	孟 岩 (356)
小站	陈 绵 (361)
刘青园《常谈》	周作人 (367)
略谈莎士比亚作品里的鬼	梁实秋 (373)
画鬼	丰子恺 (377)
鬼趣图	唐 弢 (385)
论《封神榜》	聂绀弩 (387)
鬼趣图和它的题跋	黄苗子 (392)

送灶日漫笔

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霉。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只因为公论和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的公论有

情。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谓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释过，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即使是饭后的公评，酒后的宏议，也何尝不可姑妄听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但这也不能独归罪于公论家，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那自然也应当分任其咎的。

记得好几年前，是“兵谏”之后，有枪阶级专喜欢在天津会议的时候，有一个青年愤愤地告诉我道：他们哪里是会议呢，在酒席上，在赌桌上，带着说几句就决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论不发源于酒饭说”之骗的一个，所以永远是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会出现呢，或者竟许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饭为重的老实人，却是的确也有的，要不然，中国自然还要坏。有些会议，从午后二时起，讨论问题，研究章程，此问彼难，风起云涌，一直到七八点，大家就无端觉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气愈大了，议论愈纠纷了，章程愈渺茫了，虽说我们到讨论完毕后才散罢，但终于一哄而散，无结果。这就是轻视了吃饭的报应，六七点钟时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对于本身和别人的警告，而大家误信了吃饭与讲公理无关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说也没精采，宣言也——连草稿都没有。

但我并不说凡有一点事情，总得到什么太平湖饭店，撷英番菜馆之类里去开大宴；我于那些店里都没有股本，犯不上替他们来拉主顾，人们也不见得都有这么多的钱。我不过说，发议论和请吃饭，现在还是有关系的；请吃饭之于发议论，现在也还是有益处的；虽然，这也是人情之常，无足深怪的。

顺便还要给热心而老实的青年们进一个忠告，就是没酒没饭的开会，时候不要开得太长，倘若时候已晚了，那么，买几个烧饼来吃了再说。这么一办，总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讨论容易有结果，容易得收场。

胶牙饧的强硬办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样，用之于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于给他醉饱一次，使他自己不开口，却不是胶住他。中国人对人的手段颇高明，对鬼神却总有些特别，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说起来也奇怪，灶君竟至于到了现在，还仿佛没有省悟似的。

道士们的对付“三尸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没有做过道士，详细是不知道的，但据“耳食之言”，则道士们以为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时，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过恶。这实在是人体本身中的奸细，《封神传演义》常说的“三尸神暴躁，七窍生烟”的三尸神，也就是这东西。但据说要抵制他却不难，因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这一日不睡觉，他便无隙可乘，只好将过恶都放在肚子里，再看明年的机会了。连胶牙饧都没得吃，他实在比灶君还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状都放在肚子里；灶君虽上天，满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糊糊地说了一通，又下来了。对于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点也听不懂，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我们今年当然还是一切照旧，天下太平。

我们中国人对于鬼神也有这样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至于对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还是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只是不肯说；你一说，据说你就是鄙视了他了。诚然，自以为看穿了的话，有时也的确反不免于浅薄。

搗鬼心傳

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爱看古树发光比大麦开花的多，其实大麦开花他向来也没有看见过。于是怪胎畸形，就成为报章的好资料，替代了生物学的常识的位置了。最近在广告上所见的，有像所谓两头蛇似的两头四手的胎儿，还有从小肚上生出一只脚来的三脚汉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领是有限的，他无论怎么怪，怎么畸，总有一个限制：孪儿可以连背，连腹，连臀，连肋，或竟骈头，却不会将头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骈拇，枝指，缺肢，多乳，却不会两脚之外添出一只脚来，好像“买两送一”的买卖。天实在不及人之能搗鬼。

但是，人的搗鬼，虽胜于天，而实际上本领也有限。因为搗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搗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而影响却又因而模糊了。“有一利必有一弊”，我

之所谓“有限”者以此。

清朝人的笔记里，常说罗两峰的《鬼趣图》，真写得鬼气拂拂；后来那图由文明书局印出来了，却不过一个奇瘦，一个矮胖，一个臃肿的模样，并不见得怎样的出奇，还不如只看笔记有趣。小说上的描摹鬼相，虽然竭力，也都不足以惊人，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晋人所记的脸无五官，浑沦如鸡蛋的山中厉鬼。因为五官不过是五官，纵使苦心经营，要它凶恶，总也逃不出五官的范围，现在使它浑沦得莫名其妙，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胡。不过较之写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聪明得远。

中华民国人的宣布罪状大抵是十条，然而结果大抵是无效。古来尽多坏人，十条不过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动是决不会的。骆宾王作《讨武曌檄》，那“入宫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几句，恐怕是很费点心机的了，但相传武后看到这里，不过微微一笑。是的，如此而已，又怎么样呢？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我想假使当时骆宾王站在大众之前，只是攒眉摇头，连称“坏极坏极”，却不说出其所谓坏的实例，恐怕那效力会在文章之上的罢。“狂飙文豪”高长虹攻击我时，说道劣迹多端，倘一发表，便即身败名裂，而终于并不发表，是深得捣鬼正脉的；但也竟无大效者，则与广泛俱来的“模胡”之弊为之也。

明白了这两例，便知道治国平天下之法，在告诉大